“搧”出的智慧

劳动者故事 ㉞

周云龙

小城之南，菜场入口，围墙外侧，两块铁皮搭成一处简易小摊，专做市井人家喜欢的手工春卷皮。

马大妈左手右手，配合默契：右手攥紧一团湿润的面团，轻轻摇晃、稳稳按压、缓缓提起，待面皮边缘在鏊子上微微翘起，左手食指顺势一挑，一张薄韧圆润的春卷皮便顺利“出炉”。

家乡人管这个动作过程，叫作“搧”春卷皮。小城百姓，基本上人人吃过春卷，人人也会说搧春卷皮，可是，会亲手搧的不多，能写出这个方言词的更是寥寥无几——我查询了几本方言词典，也不敢轻易确认。

这个搧字，似乎专为耳朵听的，它比摊、烙更鲜活，比做、贴更贴切，如果换成“制作”二字，就没有一点烟火气了。

马大妈今年76岁，一搧便是40多年。自幼家境贫寒，她一天学堂没进过。等她做了妈妈，3个孩子陆续到了上学的年纪，她坐不住了：不能让孩子再吃没文化的苦。那时，她还在城郊种菜，一天辛劳不过挣上几角钱。看到菜场边有人搧春卷皮，她眼前一亮，觉得这活自己也能上手。

她一大早便去请教，可对方含糊其辞，推说没空。当时的马大姐，认准的事不做成，便睡不着。她托人买回两大袋面粉，准备浪费一袋，权当交“学费”。

在自家炒菜的圆底铁锅上反复练习，摸索了一个多月，她终于搧出薄如蝉翼、匀如圆月的一张春卷皮。自此，她开启了早六晚六的生活，日复一日，“搧搧不休”。

那些埋头苦“搧”的日子，她挣够了孩子的学费。3个孩子最终都读到高中，进厂、当兵，各自成家立业。女儿16岁便跟着她学会搧春卷皮，下岗后，在另一处菜场摆摊，传承母亲的技艺。如今，女儿在电磁炉上能同时兼顾三只锅底，6分钟搧出一斤春卷皮。除了搧春卷皮，她还炸麻团、蒸大饼。马大妈的儿媳也不甘落后，在新菜场租下店面，用双手为婆婆守住这门手艺。

平日里，马大妈依旧种种菜、忙忙田，上街提篮卖卖，只有等到荠菜上市，才出来搧春卷皮，一年只做三四个月。忽然想起，前人有句妙语：春到人间一卷之。

朋友笑着抛出话题：“大妈，七十开外了，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呀？”

马大妈扭过头，爽声一笑：“要钱用，往前冲！”

众人都被她逗笑，我忍不住追问：“不是有农保吗？还挣钱做什么？给孙辈贴补？”

马大妈连连摇头：“大钱要赚，小钱也要赚！自己有钱，自己方便，自己享受！我们家，现在哪顿少得了鱼和肉？”

正在聊着，又来一拨顾客，一边还价，一边扫码。马大妈头也不抬，撂下一句：“还价不卖，少秤不来！”——“乙方”这么硬气，少见。

马大妈两手不停，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在她称重间隙，我又接过话茬：“孙子知道你天天在寒风里忙活，心里能舒服吗？”

马大妈笑着说：“他成天在外面修电器，也是忙生活，能有什么想法？”老人话里有话，我便故意逗她：“你对孙子现在的工作，满意吗？”

马大妈神色坦然：“我从不管这些。我只对儿女们反复念叨一句话：穷不失志，富不癫狂！”

在诗人看来，搧春卷皮，是手艺人与面粉、清水的温柔对话，与火候、时间的默默较量。马大妈，一位目不识丁的妇人，40多年守在街头巷尾，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而她那些脱口而出的“流录谈”（苏中方言，意指私下交流的闲言碎语、里巷故事），恰似刚起锅的春卷——滚烫，酥脆，“咔嚓”一声，全是接地气、冒热气的民间智慧。

东极的朝阳

时翌城

祖国的最东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于此汇流，黑瞎子岛静卧江心。每当拂晓，天际晕开一层淡红霞光，华夏大地最早的朝阳从这里升起。我数次来到东极江堤，感受清冽的江风迎面吹来，放眼望去，江水向东奔流，湿地铺向远方。站在此地才更能体会，边疆这份安宁来之不易。

东极气候严酷。隆冬零下三十余度，寒风刺骨，湿寒江风冻裂手背，睫毛冻得粘连，双目难睁。入夏之后苇草茂密，锋利的苇叶划破皮肤，蚊虫肆意侵扰。寒来暑往，戍边战士们沿着江岸来回巡查，用磨出厚茧的手掌擦拭界碑、描红字迹，把巡护情况记在边角磨旧的巡护记录本上。一句简单的“边境平安”，背后是长年累月的奔波值守。

战士们告别家乡，把青春安放在边关大地。久驻于此，他们早已将东极视作第二故乡。于他们而言，护卫好脚下这片河山，是对父母和祖国人民最好的交代。岛上哨所栽下的柞树，被唤作“人才林”，一棵棵树苗在冻土中奋力扎根。老兵坚守，新兵接续，就这样把汗水洒在祖国的东极边陲。

这片土地，也是万物栖居的家园。岛上有着大片湿地林海，东方白鹳掠过长空，水中鱼群往来游弋。黑熊常年栖息于此，熬过漫长寒冬，在密林间游走觅食。草木荣枯更迭，人与山野万物共生共息。

守边不分岛上岛下。在一次东极主题活动上，我结识了一位驻守江岸的士官。他不在岛上的哨所，却同属一片防区，和岛上的战友一道，担负着守护领土之责。一晃已驻守十年，他的日子没有多少波澜，不外乎江面巡查、岸线排查、管护界桩。四季轮回，重复的是路途，不能松懈的是肩头的责任。巡护路上，他随身揣着一个小本子，遇到边界点位随手记几笔，沿途生态变化也顺带记下。

边关除了风雪苦寒，也能觅见寻常烟火。江岸连队的官兵们，利用闲置空地辟出小块菜园果。连队设有生日墙，每月择定一日，为当月生辰的战士简单庆贺。这些小事，为远离繁华市井的边陲，增添了些许生活的气息。

“葛溪之吻”

黄玉林

夜晚灯光下，“哧溜，唆——”，声音带着甜蜜。这是食客们在吸食葛溪螺蛳。葛溪螺蛳，素有“葛溪之吻”的浪漫名字。指尖轻捻，嘴唇微扣，一餐饭时间，堂而皇之地吻它几十遍。

好螺蛳，必源自好水。葛溪位于杭州西部山区，由渔洲溪、釜源溪、盘石溪三条支流在万市汇聚而成，在新登与松溪汇合进录渚江，最终流入富春江。葛溪之水，清而冽，活而急。如同山里的少年，淳朴，又有使不完的劲。

我与葛溪一样出自深山，葛溪源头之一釜源溪流经我家门口。作为山里人，我能熟练点旺柴灶烧火，而不会使用蜂窝煤炉子；常在溪涧打水仗，而不敢在大江游泳；长于在林中采香菇木耳，而不懂得怎么开铁皮罐头。去城里吃饭，同伴见我对桌上的螺蛳无动于衷，以为我缺乏吃螺蛳的技能，无从下手，好心者折根细竹丝，教我把螺蛳肉挑出来。

我其实是完全看不上这些螺蛳的。那些螺蛳的壳，又大又硬又浑浊，没有一颗比得上我平时吃的。在他们手忙脚乱，连连赞叹的同时，我不动声色地用筷子夹了一颗，轻轻一吸，只一个动作，就干脆利落地让它壳肉分离。

如同一件上好的古董瓷器，须是胎质紧实细密，釉层温润均匀，釉面顺滑。真正的鉴赏师，瞥一眼就能得出结论。葛溪螺蛳犹如在水里蠕动的瓷器，在自然界生长的活古董，我看它，根本用不着舌头尝。颜色淡青，壳面光亮，壳薄有清晰的纹路，一定是正宗葛溪好螺蛳。

也许，葛溪螺蛳是当年葛洪炼成的丹药落入水中，灵化而成。东晋的大炼丹家葛洪游历至此后，被山水吸引，又发现朱砂、雄黄、磁石等多种炼丹所需矿物，欣然驻留葛溪之畔，一边炼丹、制药，一边行医。“稚川仙化后，溪以葛为名。”传奇葛洪，让这条以他命名的葛溪富有传奇色彩。40公里的葛溪，溪水清清，水草软软，激发出一粒粒仙丹的灵气。

薄亮的葛溪螺蛳，夹起来，轻盈地停在筷子尖上。鲜活为本，干净为先，完美得无可挑剔。因此，烹饪葛溪螺蛳，少有酱爆和红烧，加点姜蒜清炒就足矣。清新脱俗，保持本味，这正是江南水鲜的上好做法。哪里是吃螺蛳啊，分明在享受葛仙翁散落人间的仙丹。

山脚下的厂房

吴庆国

厂房就在大山脚下，几间平房，一台粉碎机。

车一拐上土路，轰鸣声便撞进车窗。转过弯，就能看见他。他总在机器旁忙活，或者蹲在门槛上抽烟。布褂子洗得辨不出底色，粉尘落满全身，连睫毛上都挂了白霜。见我下车，他扯着嗓子喊：“回来了！”声音瞬间被机器吞没。我想去接他肩上的料袋，他一把拨开我：“别动，当心弄身上！”

厂房虽小，但我读书、结婚、在城里买房，都是他在这粉尘里一袋一袋扛出来的。

那时候冬天没暖气，早上做饭，水缸结了厚冰，得拿开水贴着盆边浇一圈才能拔出来。夜里风刮过，老枣树落下一片枯叶，那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他躺在土炕上，要把厚棉被拉过头顶蒙着脑袋才能睡着。有回通电话，他说正就着一碗白菜汤对付晚饭，“一个人，费那事干啥。”

后来村里外墙包了保温板，家里多了些热乎气。他在电话里说，山脚下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着。当时我正赶稿，随口应道：“那你多开着电视听听响动，就当有人陪了。”挂了电话，键盘一敲，这话我就忘了。

有一年秋天我回老家。灶膛里的劈柴烧得通红。他端出一盆炖菜，刚没坐两分钟，又起身去厨房看火。邻居来串门，笑着说：“你爸坐门槛上抽烟时老念叨，说儿子快要回来了。”临走，我问他：“一个人守在这儿闷不闷？”他拍了拍手上的烟灰：“习惯了。”

后来，四里八乡的养鸡户越来越少。快七十的人，也弄不动那台机器了。在空荡荡的厂房里守了半年，实在没辙了，他才把机器当废铁卖了，进了城。父亲常站在阳台上，看远处的高楼，和天上飘过的云。有一回，母亲洗他的旧外套，从兜里摸出一张当天的火车票。清早走，下午回。

大连离丹东不远。每年一到深秋，我就开车带他回去。车子一拐上土路，他就把脸贴在车窗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外面，像个急着下地干活的小孩。

台阶前的野草照样一年年地绿。他回老家也不犯愁，顺手把墙根的草薅一薅，跟我念叨，等开春要在院子里撒把菜籽。山风刮过来，带着陈年的泥土味。

护林工人

唐恬

每天巡行在这条长长的护林带
守护这片莽莽绿浪涌荡碧波
翻山，过岭，爬坡，上坳
看山花吐艳
听鸟儿喧闹
有时逗松鼠玩乐
追着红狐奔跑
冬来，披一身霜雪
春至，拥一怀清风
白天吞吐丰富无比的负氧离子
夜晚与山顶最近的星星对话
敏锐的双目警惕着
每一丝危险的火苗
早年因阻截两个盗伐杉木的不法山民
被刀砍伤的疤像一个鲜红的印记
至今仍刻在右臂不肯消失
手机揣在衣袋
信号却不时失灵
偶尔也感到单调枯燥寂寞
但环视这蕴藏无数珍宝的茫茫林海
他又感觉自己是一个富翁

眼泪里闪烁着一个村庄

马辉

我们总是忽略
一条河流追赶另一条河流
碰撞激烈，其中一条会选择
积攒力量逃离岸边

幽深的夜晚
让流浪的柳枝迷失方向
河水凉暗，这隐微的命运
将为躁动和束缚打开一扇门

跑船的人站在船尾
飞溅的柳絮在河流上空苏醒
他被迷了眼，湿润了眼眶
眼泪里闪烁着一个村庄

慈祥的祖父喜欢坐在村口
像那棵百年的梧桐树
肃穆，安详

汉水之畔的酿造声

——写给“全国工人先锋号”湖北文峰酒业酿造车间

谢山

白露初降。一群人
在汉水之畔站成清晨的坐标
江水在熹微里铺开绸缎
缓缓，几乎无声
只有风，替江面说出褶皱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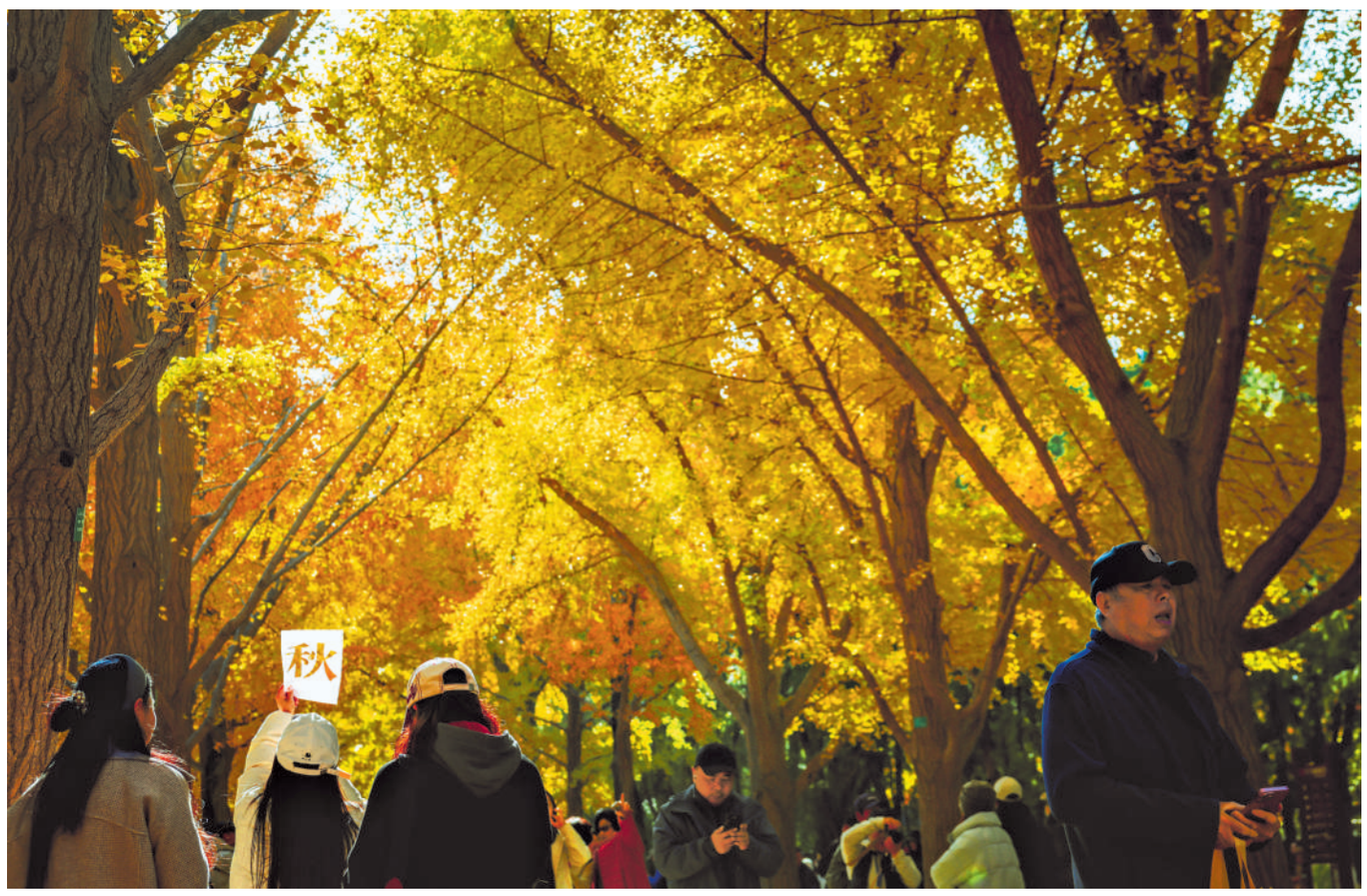
而另一种声音从水底浮起
自两千七百年前汤汤的源头
渗入耳廓——
苞茅缩酒，沈鹿会盟
绝缨宴上的杯盏，碰碎了楚地的月光

《承天府志》里封存着秘方：
糯米、高粱，循古法而酿
色清如秋露，味冽似初霜

火种未熄——1952年，老窖池
接住了四百年前御坊的手艺
上甑、看花摘酒、摊晾、拌曲、入池发酵
老师傅把千年晨昏，酿成匠心

在三期生产车间的揭牌仪式上
当“全国工人先锋号”的红绸落下时
有人在机械臂划出的弧光里
听见两千余年的酿酒声开始转调：
连机器人都学会了
这古老的、沉醉的技艺

侧耳倾听，白露的江水依旧无声
而酿造声，已换了音色



秋色如金

11月10日，北京地坛公园的银杏大道进入最佳观赏期。阳光穿过枝叶，铺成一片金灿灿的林间长廊。不少市民、游客赶来打卡，在地坛的银杏树下定格秋日画面。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绝爱初冬万瓦霜

刘世河

四季中，春夏秋的如期而至，几乎都可以用“忽然”二字喻之，唯独冬不可。冬是一步一步缓缓而来的，它不会搞突然袭击，总是先打个招呼——悄悄下一层霜。一层薄薄的霜，连同一袭薄凉，告诉人们该添衣裳了。霜，是冬的前奏、雪的预演。

小时候在老家，人们习惯将霜叫作“霜雪”，意思是很薄很薄的雪。实则不然，尽管它们模样长得极像，但其实霜是霜，雪是雪。雪，有颜色，软绵绵的；霜，无色而透明，像冰，但比冰要绵软多了。如果说瑞雪是大地的棉被，那霜则是蚕丝的薄被，它集雪的柔软，露水的晶莹，以及冰的清洁于一体，轻盈而精致。

除了“打招呼”，霜还有一个绝妙之处。比如素有“百菜之王”美誉的白菜，虽然时下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但唯有经过霜打后的白菜，味道才特别鲜美。还有柿子、冬瓜，就连红薯也得等到霜打以后，秧子蔫了，再从地里刨出来，味道才更加香甜。然而，凡事皆有两面性。同样是农作物，棉花就截然不同，一旦遭了霜打，其成色和质地便大打了折扣。还有茄子，有句俗语就是这样说的：“霜打的茄子——蔫了。”

印象中的“霜雪”还有一个画面，至今记忆犹新。彼时，家里开着一个小型豆腐坊，每年农闲时，父亲都要用扁担挑着做好的豆腐去三里外的县城叫卖。我不知道父亲起得到底有多早，但每次我起床后，父亲已经卖完豆腐从县城回来了。有几回，就看到父亲的发梢、眉毛、胡子上都挂着一层霜雪，风尘仆仆的，像极了电影中的白眉大侠。

“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后来读到陆游的这首《初冬》，才晓得这“霜”还有一个更美的落脚之处，那就是瓦上。之前对瓦上霜的概念，只停留在坊间口口相传的那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上，而如此诗意的呈现让我顿时心里一亮：清晨起来，放眼望去，霜盖万瓦，一片晶莹，何其壮美！

但壮美归壮美，“万瓦霜”三字却总有些费解，我总疑心当年陆游为了押韵才故意将“雪”字换成“霜”的。因为霜不但薄且极易融化，记忆里我不曾见过“万瓦霜”的壮美景象，倒是常常看到“万瓦雪”的景观。直到后来又读到陆游的“人生忽如瓦上霜，勿恃强健轻年光”之句，才渐渐懂得了“瓦上霜”三字的真正含义。霜极易消逝，瓦上霜，风吹日晒更是难以留得住，正好比人生当中那些美好易逝的事物：比如童年的无邪，青春的懵懂，初开的情窦，抑或雨后的彩虹，一现的昙花，正因为短暂易逝才愈加美好，弥足珍贵，让人无限眷念。

山楂树下的童年

王惠武

晨光熹微，薄雾未散。昨夜一场微雨，把柏油路面洗得发亮，空气里浮着泥土与草木的腥甜。正要迈出楼道，目光却被什么牵住了，楼前那片山楂树，让雨水洗过之后，格外精神。

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一颗挨着一颗，像谁家办喜事挂出的小红灯笼，在绿叶间明明灭灭。就这样望着，忽然想起母亲来。

想起她用竹竿小心地够着高处的山楂，想起她坐在房檐下，用一把小刀细细地给山楂去核、切片。那些晒干的山楂片，后来就成了我胃疼时的良药。滚水冲下去，干瘪的果片慢慢舒展开来，浮浮沉沉。酸里裹着一点甜，热热地喝下去，胃里便暖了，心里也暖了。

那时，我家住在蒲白矿务局的砖瓦厂，家里的小院不大，方方正正的一片，母亲却总能在犄角旮旯里变出花样来。但这些都比不上东墙根下那棵山楂树，那是父亲专为我种下的。母亲说，我的胃不好，吃山楂能开胃，能消食。

夏天的山楂树下，是我儿时最好的去处。

傍晚暑气稍退，我便搬出躺椅，躺在树荫里。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时发出“哧啦”的轻响。哥哥姐姐们追逐着萤火虫，把它们装进玻璃瓶里。

我仰面躺着，山楂叶子的剪影在脸上晃来晃去，星星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一颗，两颗，渐渐地铺满了整个夜空。

山楂还没熟透呢，青红参半地挂在枝头，已经勾得我们心痒难耐。哥哥胆子最大，踩着小板凳去够高处的；姐姐负责望风；我蹲在灶台前，往灶膛里添柴禾。等哥哥把山楂扔进火里，我们就团团围住，眼巴巴地盯着。

火苗舔着青色的果皮，先是冒出水汽，待水汽散尽，便发出“刺刺”的声响，继而有一股焦香丝丝缕缕地钻出来，没等完全熟透，哥哥就眼疾手快地用火钳夹出来。

顾不上烫手，在掌心里颠来倒去地吹气，掰开来，里面还是青白色的，但那一丝酸，那一缕甜，那抢食时推推搡搡的快活，便这样烙进了记忆里，多少年也磨不平。

有一回吃多了，半夜胃里翻江倒海地难受，吐了一地的酸水。母亲慌得赤脚跳下床，又是倒热水又是揉肚子，天还没亮就抱着我去十多里外的矿务局医院找医生。回来后，哥哥姐姐自然少不了挨一顿打。

我们几个挤在储物的小棚里，凑在煤油灯下，看琥珀色的糖浆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山楂穿在竹签上，往糖浆里一滚，拿出来晾在抹了油的石板上，那红艳艳的果子便裹上了一层晶莹的壳。

但我终于没能再多吃几回。

那年夏天，邻家孩子因为嘴馋，夜里偷偷翻墙来摘山楂，一脚踩空了，从墙头摔下来，虽没大碍，却也吓得一院子人后半夜没合眼。第二天，父亲闷着头抽了一袋烟。

下午放学回来，院子里空了。那棵山楂树倒在墙根下，枝上还挂着青红的小果子，叶子已经蔫软地垂着。母亲的眼眶红红的，什么也没说，只招呼我们吃饭。

从那天起，我的童年仿佛也跟着那棵树，一同倒下了。如今四十余年过去，我很少再吃山楂了。有时在街上看见卖糖葫芦的，玻璃橱窗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红亮亮的煞是好看，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倒是回矿区母亲住的搬迁房内，发现母亲还在晒山楂片。她说：“知道你胃不好，留着给你泡水喝。”我接过那包晒好的山楂片，鼻子忽然就酸了。

忽然想，等秋天再深一些，等这些山楂真正熟透了，我要摘一些带回家去。轻轻推开门，母亲大概正坐在阳台的藤椅里打盹，阳光照着她花白的头发。我把山楂摊在茶几上，她醒来一眼便看见了，什么也不必说。

她也许会拿起一颗，凑近了看半晌，说：“这山楂好，跟你爸年轻时种的那棵山楂树结的一个样。”